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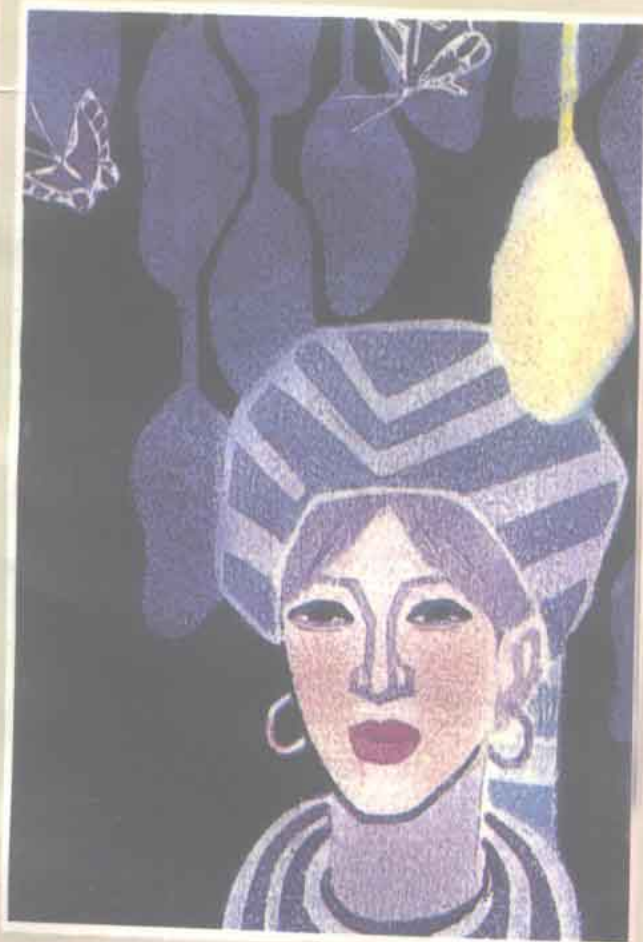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编 符和积

黎族史料專輯續

《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史料》丛书

海南文史资料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编 符和积

黎族史料专辑

(续)

南海出版公司
一九九四·海口

琼新登字 01 号

黎族史料专辑 (续)

编著 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编 符和积

责任编辑 张爱国
特邀编辑 龙建武 王国建
封面设计 姚文
封面题字 林明玉
封面绘画 吴地森

海南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8.875 印张 18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5442—0037—X/K·44

定 价:5.90 元

目 录

军政史迹

- 清末冯子材征剿万宁黎族暴动的经过
..... 杨国清 郑人权稿 魏宗周整理(2)
- 清末黎族毛道峒发生的一次大械斗
..... 朱开宁 罗才东 王秀玲(7)
- 五指山腹地最大的黎族土豪家族
..... 朱开宁 朱少川(16)
- 我亲睹之黎族大土豪王氏家族残害黎族群众的暴行 ...
..... 王文会口述 朱开宁 邢书龙整理(39)
- “南圣惨案”的前前后后 朱开宁 庞玲(46)
- 五指山区“红也惨案”始末 朱开宁 黄大光(61)
- 什阳地区黎族人民驱逐国民党县长邱海云事件的经过
..... 王启训 刘开熙(68)
- 红水沟黎族农民革命斗争实录 周文珍(73)
- 回忆白沙革命斗争时期的黎族同胞 李英敏(87)
- 琐忆父亲王国兴 王家贤(93)
- 永恒的思念——缅怀父亲王玉锦 王雄(99)
- 一个穷苦黎人的成长道路——回忆父亲符桂森
..... 符爱琼(107)

经济活动

黎族头人王维昌、王昭夷父子在南圣地区的经济文化活

- 动 朱开宁 黄少英整理(114)
- 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土豪亩头王老贯
 朱晖 朱赤(120)
- 黎族农民致富的领头人胡昌盛 苏光明(128)
- 黎族传统的制陶工艺——制土烧坯
 胡乐正口述 潘先樗整理(132)
- 黎族民间传统的捕鱼方法纪实..... 冯安本(135)

民族融合

- 陵水县诸黎来源及分布现状 潘先樗 李其芬(142)
- 陵水县黎族与汉、回通婚及同化的历史与现状
 潘先樗(153)
- 五指山麓黎寨的清将冯子材士兵后裔
 朱开宁 王业雄(162)
- 黎寨里的羊城姑娘
 ——记马金瑶的坚定爱情..... 张应勇(164)

文化习俗

- 保亭县黎族传统文化艺术纪实
 张应勇 陈运明(170)
- 黎母山水会城及水会社学的设置
 ——黎母山镇文化教育溯源纪述
 王德勇口述 王一生 王才斌整理(184)
- 建国前基督教在通什地区的传播
 朱开宁 罗才东(189)
- 黎族特殊方言——那斗话 符镇南(195)

黎族美孚支系人名及辈份称谓实录	符镇南(216)
陵水县黎族传统节期纪录	潘先樗(219)
黎族的发式、头饰和服饰	符爱琼(228)
白沙县黎族妇女的纹身习俗	李贻昭(235)
陵水县黎族家庭与习俗实录	潘先樗(241)
港尾村倅黎的传统习俗纪实	
..... 杨运礼口述 潘先樗 黄善堂整理	(248)
黎万峒的变迁及习俗	潘先樗 王人造(255)
杞黎婚俗	王开权口述 王世祥整理(262)
加茂黎的“赶座”活动与传说	胡月玲(268)
我亲历的黎族“钱铃双刀舞”	
..... 符吉荣口述 王人造整理	(270)
奇特的骨片——黎族氏族恩仇报答标志实录	
..... 张应勇	(274)

军政史迹

清末冯子材征剿 万宁黎族暴动的经过

杨国清 郑人权稿 魏宗周整理

海南黎族，是海南岛上迄今已知的最早居民。宋代以来，来自大陆的（大部份是福建人）汉族渐多，至明末清初尤盛。黎族大都聚集山区，结庐而居，从事农牧，刀耕火种，生产技术极为落后。他们终岁勤劳，尚难得温饱。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常以他们为化外之民，多加歧视。一些狡黠的汉人客商，则认为他们愚昧可欺，加以掠夺。其掠夺方式，花样繁多。一是向他们放高利贷，乘他们青黄不接的时候，借给他们粮食，一本一利。如每年春初借给他们一担谷子，到夏初收获时就要他们还两担。到期不还，利便并为本，下造就要他们还给四担。依此递进，直到刮尽他们全年粮食为止。二是向黎民贵卖贱取。黎民嗜酒者，常以谷换酒来喝，没有现谷就赊账。赊一斤酒到收获时要还谷十斤。到期不还，利便并为本，下造就加倍收取。客商还经常出入黎村，贩卖钩刀、食盐、旧衣服等物品，收购黎民出产的山货，如牛、猪、羊和家禽三鸟之类东西。贱买贵卖，用不等价交换的方式去剥削黎民，大发其财。此所谓“入黎不贫，出黎不富。”三是官府的横征暴敛和豪绅地霸的压榨。官府强加给黎胞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豪绅地霸则在山区圈占地业，强迫黎民伐山种植，耕作田地，使黎民变成佃户，任其奴役，永不翻身。黎民逢年凶月

歉，罗掘计穷，无以为生，就铤而走险，群聚为盗。清末统治阶级对黎民的摧残和迫害更为残酷，弄得他们饥寒交迫，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有部分人以行劫为活，四处逃窜，造成海南黎族大暴动。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黎患”。

清光绪年间，万宁兴隆附近的长沙村黎族首领陈中清（另名老灵）、陈中明（另名无军）兄弟俩，召集黎众数百人进行暴动。当时万宁除县城外，全县各地村庄都被所扰，如城厢之后朗、番村、山尾、乐善等村庄，县北之军寮、乐内、端熙、黎了（鲤跳）等村庄一带也不幸免。他们人多势盛，官军对之也无可奈何。广东提督和琼崖道刘道台，曾督兵清剿过，但仍无效。

光绪十二年（1886年），陈中清、陈中明率领黎众，侵掠定安县。他们对封建官吏极端仇恨，掳去清大理寺曾任奉天学政的王向导（定安人）之妹某，砍断了她的足踝，取去金脚镯。王向导闻知，不胜悲愤，立即将情上奏清廷。光绪皇帝急即檄令广西都督冯子材率兵前往征剿。冯子材领兵 3000 人，分东西两路进剿。一路从儋县入五指山区，一路从万宁直捣黎峒。鉴于黎区山深林密，官军人地生疏，冯历次进兵都不得手，便拟物色当地能员，以佐戎机。适卸任万知州某，路过嘉积市时，进谒冯子材，冯以此意征询。该卸任知州面荐庆云图礼纪乡绅钟仁宠，谓其可助咨询。钟系新科拔元，在兴隆设教有年，熟悉黎情。冯抵万后，邀钟商谈，大加赞赏。随即命钟为剿黎军佐，并令招地方新兵一营交钟直接指挥，协助进剿。

时有保定村大地主朱元华（拔元），欲为其子朱齐禄谋进身之路，资助冯子材剿黎军饷 3000 元。冯也用朱齐

禄从征，齐禄绰号“白肚监生”，拙于文墨，但颇有胆略。随冯征讨，直入黎区，斩杀甚众。所到之处，庐舍为圯，尸体遍地。官军直趋五指山，冯在五指山上刻有“手擎南荒”四字。

钟仁宠受任后，就积极清剿。他看见大军深入，黎众虽大遭杀戮，然而首要未除，“黎患”仍无法根绝，遂计划从黎营内部进攻，先除去黎首领陈中清、陈中明等，黎众失去指挥，自趋瓦解，然后采用剿抚兼施的办法，以镇慑黎众，“黎患”才可平息。他在兴隆召开当地乡绅会议，查悉庆云图南门老梁村梁运宣常往黎村作买卖，素和陈中明要好，两人曾结拜为兄弟；另有庆云图白水塘村符鸿善常在长沙村教书，也颇得陈中明的信任。仁宠便叫梁运宣亲往长沙村与符鸿善密谋，设法将陈中明杀死，报官领赏。运宣对鸿善说：“如果不将陈中明除掉，我们将受其连累了。”鸿善怕累及家族，又羡慕重赏，便答应下来。

陈中明的亲兵黄亚判，素和梁鸿善亲近，经常到鸿善学塾里坐谈，情投意合，一日，鸿善用言挑他说：“现大军压境，我辈将难逃一死，你有何打算？”亚判叹道：“事到如今，只有听天由命了！”鸿善随即进言：“我有一计可以使你获一条生路，你愿意照办吗？”亚判忙问有何妙计，鸿善就将刺杀陈中明，报官领赏，既保安全又得厚利，亚判大喜，便答应相机行事。

当时冯军声势浩大，进剿很急，陈中明戒备颇严，但对于运宣却很信任，让其自由进出。运宣初进长沙村时，陈中明部下劝他注意防范，中明说：“运宣是我的至交，那肯害我。”终无怀疑。

陈中明常供奉一尊“五祖神公”，说甚灵验。中明对其部下说：“你们如不相信运宣，可叫他到神公面前跪下，让他掷环交，如果掷阴、阳、赦三个环不间隔，就信运宣是好心，否则就是歹心”。部属同意。随就叫运宣跪地掷环交。运宣首次掷下去是阳环，第二次掷下去恰巧是阴环，第三次掷下去恰是赦环。由于中明相信迷信，便对部属说：“三环不间，运宣是好人，大家不要怀疑了”。运宣就这样平安地在中明营里作内应工作了。

运宣、鸿善和亚判三人密谋妥当后，就将情报知钟仁宠，约定旧历十月十五夜，仁宏派兵伏在长沙村附近，一听黎营枪响，就带队一拥而入，内应外合，一举将黎营拔除。当年旧历九月，冯子材抵兴隆。仁宠请示子材同意派钟则圣（钟奇曾之父）带兵 200 多人，埋伏在长沙村中明营附近，当日黄昏，鸿善、亚判两人杀鸡作酒，痛饮大醉，一直睡到天将破晓才惊醒。适此时黎营里有一妇女外出取水，见沟里水呈浑浊状，疑有人夜里到此，报知中明。中明叫来鸿善问计。鸿善便假意指手划脚说如何如何防守阻敌，拿自己的大袖挡着中明的眼睛亚判便乘机从袖下向中明放了一枪，把中明杀死。这时外面伏兵闻枪声一拥而入，黎众见首领已被杀死，就一哄而散，四处逃命。官军割了中明的首级，向上报赏，而鸿善、运宣和亚判等则获重赏。

至于陈中清所居之黎峒，钟仁宠也同样使王凤龙（黎族）买通中清的门婿黄开信（黎族）谋杀了中清，使中清所率的黎众也告溃散。钟仁宠进兵黎区，驻守番阳，一面进剿、一面招抚，不久黎乱就相继平息。冯子材另派王凤龙

为营官，令人带他到海口去观光，见见世面。

仁宠驻扎番阳时，曾以诸葛亮自比。他在他所居的草寮内书一联曰：“番阳似南阳，一座草庐，好似先生龙卧；武士非文士，三更刁斗，宛然前日书声。”此时他借安抚为名，敲诈黎众。有钱黎户，都愿出钱买命，或交出田契让田地交给他耕管。他当时怕旁人议论，将大的田庄作为兴隆抚黎局的公产，小的田地则归己吞没，而实际上大田庄也由他派人耕管，收益归自己。另方面他所带之一营兵，名义上是 270 人，每名士兵月薪三两六钱文银（值光洋 5 元），实际上他吃空额 100 名，每月贪得 500 元。因此，他由一个穷举子一变就成为万宁县有名的大富翁。

冯子材率兵征剿黎族暴动的第二年班师回朝。他在离开海南之前，上奏钟仁宠和朱齐禄二人剿黎有功。清廷赐朱五品蓝翎，调去江西任州官；任钟仁宠为兴隆抚黎局局长，以终其身。

（编辑：王国建 万宁县政协供稿）

清末黎族毛道峒 发生的一次大械斗

朱开宁 罗才东 王秀琴

清末民初，黎族聚居的毛道大峒^①（即现在的通什市毛道乡），曾发生一起长达 20 多年的大械斗，参加械斗的主要是毛道峒空茅村与毛枝峒毛枝大村这两个村寨，并波及了几个邻村。械斗起自清光绪二十三年（1898 年），止于民国 14 年（1925 年）。在旷日持久的争斗中，双方都有伤亡，损失财物无数。械斗发生后，两村村民积怨很深，曾长期互不通婚，交往断绝。建国后，在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感召下，两村人民才逐渐消除宿怨，重归于好。

空茅村和毛枝大村，同座落在毛道河畔。空茅村居河的下游东北侧，毛枝大村居河的上游西南侧，相距约三公里。两村向来阡陌相连，鸡犬相闻，村民往来密切，相处和睦。引发这场大械斗的是空茅村的王老电。王老电是毛道峒最大“合亩”^②的亩头，财大气粗，峒里的峒长也要看他的脸色行事。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之际，王老电便拿出稻谷借给附近村寨的农民，牟取高利。1897 年春，雅袁峒袁村农民王老豆借了王老电 200 多斤稻谷。次年夏，王老电登门索债。逢当年年景不好，王老豆还不起，要求延期到下造收割时才还，但王老电硬是不肯。王老豆没办法，只好取出一个“作鬼”时用的小鼓抵清债务。几天后，王老

电又重登王老豆家门，说是还一个小鼓不够数，要再还一些其他钱物。王老豆对王老电的出尔反尔非常生气，便和他吵了起来。王老电从竹篓里抽出勾刀，用刀背在对方的脖子上使劲一划，恶声恶气地威胁说：“今天若再不交出钱物，我就砍断你的脖子！”这一侮辱人格的行为使王老豆忍无可忍，便跟他扭打起来，王老豆被打伤。这时，乡亲们聚拢过来，纷纷指责王老电的暴行，王老电看情形不妙，扔下一句话：“我们改天再算帐！”就悻悻地走了。

王老电走后，王老豆担心遭他的报复，便找村里的头人王老获等商量对策。王老获等认为王老电如此欺负王老豆，就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对这种横行霸道的人要严厉教训一顿才行。考虑到王老电为人欺软怕硬，要用硬的手段才能制服他。于是，王老获等答应拿出稻谷、掏出银元前往番阳峒请来强悍的倅黎兄弟去找王老电问罪。

数天后，王老豆、王老获带着二三十名倅黎兄弟及本村 20 名群众，扛粉枪，拎弓箭，气呼呼地进入空茅村找王老电。但王老电事先闻讯，早已逃到毛枝大村内兄黄老崖（毛枝大村最大的亩头）家躲藏起来。王老豆等扑空后，便跟踪寻找到毛枝大村，王老电又逃到毛枝大村北边的什战岭去。连走两个村都抓不到王老电，王老豆等十分恼怒，在归途中，便把在河边放牛的毛枝大村黄造硬的男孩连人带牛一起抢走了，经过空茅村时，又抢走了王才立的女孩，用他们充当人质，迫使王老电出来相见。

黄造硬的孩子被抢走后，毛枝大村人对王老电大为不满，认为肇事者是王老电，便责成他把孩子赎回。王老电一时只得应允下来。

几个月后，黄造硬左等右等，总不见儿子归来，心中非常焦急。一天，忽有人来报信。王老电早已赎回王才立的女孩，而黄造硬的儿子仍杳无音讯。黄造硬听后大为愤怒，便告到黄老崖处。黄老崖以内兄的身份借请酒之名约王老电到毛枝大村来，然后将他扣下，迫使他赎回黄造硬的儿子。王老电却撒谎说，黄造硬的儿子在被抢后不久已逃出，至今没回来可能是在出逃的路上出事了（事实上，这孩子被关了一段时间后，王老豆已将其卖给乐东志仲人，如今，该孩子的后代还回毛枝大村认亲）。黄造硬听后悲恸不已，要跟王老电拼命。王老电怕吃眼前亏，答应回去后给黄造硬赔偿六头牛和3口铜锣，6头牛作为孩子的身价，两口铜锣作孩子的棺材费，一口铜锣用盛哀哭孩子的泪水。黄造硬别无他法，只得同意。

哪知王老电答应赔偿，仅是个脱身之计。他回家后马上翻脸，放出风声说，黄造硬想得到我的牛和铜锣，除非把天上的老鹰射下来，接着又进一步挑衅说，毛枝大村人如果有本事就到空茅村来牵牛和取锣。毛枝大村人听后个个气得七窍生烟，发誓断绝与王老电的亲戚关系，并将跟他拼个死活。

本来做对不起毛枝大村人的事只是王老电一人，但毛枝大村人却“恨屋及乌”把仇恨延伸到空茅村人身上，自此，两村人相见如遇仇敌，小则开口辱骂，大则拳脚相见。有一次，空茅村人王老嫩、王老蔡、王老千及两个番阳人上山看守山栏。黄老崖探知后便星夜派人把王老嫩等5人抓回来。后放走了两个番阳人，其余三人便关在自己的家里。黄老崖派人对王老电说，要兑现他以前答应过的赔

偿诺言才得放人，但王老电不肯，致使王老嫩等一直被关了一年多时间。被关者在黄老崖家受尽了折磨，其中王老蔡被活活折磨致死。后来，黄老崖押着上了脚镣的王老嫩、王老千到什豪田坑修水沟，王老电派人截路才把他们抢夺回去。1902年王老电去世，不久黄老崖也相继去世。

王老电、黄老崖死后，按照“合亩”习俗，分别由他们的长子王乃抛、黄老爷继当亩头。王乃抛、黄老爷继当亩头后，非但不缓解父辈遗留下的仇恨，反而继续扩大事态，使得两村群众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王乃抛当亩头，担心毛枝大村人前来索赔，就想抓个人质来强迫毛枝大村人打消赔偿的念头。有一次，毛枝大村人黄金非到个空田间挑稻，王乃抛带着几个人到田间围抓黄金非，黄金非看见情况不妙，拔出尖刀和王乃抛等相拼，并趁机夺路奔逃。王乃抛朝黄金非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还有一次，毛枝大村人黄老安和黄栽抛到保国峒的什冲村提取预先订制的粉枪白。王乃抛探知后，花30银元和一口铜锣买通番好村（与什冲村相邻）的王老元和王老绕，要他们将黄老安和黄栽抛捉获交给他。两王在捉获押送两黄的过程中，黄老安问王老元：“王乃抛出多少钱叫你抓我们？”王老元如实相告。黄老安说：“你如果释放我们，我们就送你40块银元和一头牛。”黄老安还进一步下说辞：“你是想与王乃抛一人要好，还是想和我们毛枝大村七亩人（当时毛枝大村有七个‘合亩’共计100多人）要好？我想你不应即少弃多”。两王权衡利弊后，决定释放两黄。此时，黄老安趁机行反间计，叫两王设计促拿王乃抛。当晚，王老元派人通知王乃抛说，他们已抓获毛

枝大村两个人。要王乃抛带人前来押送回去。王乃抛接到通知后就带着五个人兴冲冲地赶到番好村来，想不到两王翻脸一变，反将他们捆绑起来，并按毛枝大村的吩咐，在第二天把王乃抛等人押到什获村人邢树头家关押起来（邢树头是毛枝大村人的“龙公”^⑧该村人多势众，故委托其替为关押）。王乃抛中计被押，叫苦不迭。

王乃抛被邢树头扣押后，王的长子王偏牙探明了原委，便派人给邢树头送去一竹筒“山兰酒”，邢树头提起竹筒，感到沉甸甸的，情知有异。他回家将竹筒一倒，白花花的银元落将下来。于是他见利忘义，偷偷将王乃抛等放走，说是他们逃跑了。

王乃抛逃回村后，对毛枝大村人更加痛恨，为制服毛枝大村人，便在1906年4月间发起一场攻打毛枝大村的大械斗。他除了动员亩众和邻村的一批兄弟外，还出钱从白沙地区请来30多名润黎兄弟组成百多人的械斗队，在一天早晨沿着毛道河向毛枝大村打过去。毛枝大村人事先听到风声，早已做好应战的准备。

毛枝大村座落在一个低山丘上，北面和东面有保国河和毛道河弯曲流过，水深流急，西面背靠大山，地势险要，加上环村围有木栅，易守难攻。

王乃抛带领的人群来到毛枝大村附近后，便集中火力从东面向村里进攻。一时枪声大作，喊杀声震荡着毛道河两岸。无奈天不作美，那天早晨刚好雾气很浓，王乃抛的人很难找到射击的目标，而毛枝大村人居高临下，把对方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有两位润黎兄弟想翻过木栅冲进村去，被对方开枪射中，其中一名喉部中弹，当场身亡；